



骨读

GUZHA1

上

茶茶木

作品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青

上

茶茶木

作品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骨债 / 茶茶木著. —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7-5500-1600-2

I. ①骨… II. ①茶…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04490 号

骨债
茶茶木 著

出 版 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刘 云 周振明
封面设计	胡椒设计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A 座 20 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36
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45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1600-2
定 价	59.80 元 (全二册)

赣版权登字: 05-2015-46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网址 <http://www.bhzwyy.com>

图书若有印张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 录

⋮

上

第一章	尸首.....	001
第二章	见血.....	007
第三章	折清.....	012
第四章	戒指.....	017
第五章	联盟.....	022
第六章	开端.....	028
第七章	婚事.....	033
第八章	年轻.....	038
第九章	七年.....	043
第十章	为难.....	047
第十一章	池鱼.....	052
第十二章	圈养.....	056
第十三章	庇佑.....	061
第十四章	轮回.....	065
第十五章	界限.....	069
第十六章	软禁.....	073

第十七章	偏心	077
第十八章	救美	081
第十九章	善变	085
第二十章	面首	089
第二十一章	输赢	093
第二十二章	流言	096
第二十三章	承诺	100
第二十四章	心门	103
第二十五章	窝囊	106
第二十六章	存心	110
第二十七章	琼华	113
第二十八章	赠予	116
第二十九章	惨痛	119
第三十章	年少	123
第三十一章	欺负	126
第三十二章	气极	129
第三十三章	累赘	133
第三十四章	故人	136
第三十五章	后患	139
第三十六章	妹妹	142

第三十七章	禁闭.....	145
第三十八章	承诺.....	148
第三十九章	舍弃.....	151
第四十章	停留.....	155
第四十一章	复生.....	160
第四十二章	别扭.....	166
第四十三章	和好.....	170
第四十四章	诡异.....	174
第四十五章	习惯.....	178
第四十六章	仇恨.....	182
第四十七章	算账.....	186
第四十八章	牵强.....	190
第四十九章	玻璃心.....	194
第五十章	干醋.....	198
第五十一章	转折.....	202
第五十二章	艳鬼.....	206
第五十三章	重逢.....	210
第五十四章	风韵.....	214
第五十五章	相处.....	218
第五十六章	亲昵.....	223

第五十七章	事故.....	228
第五十八章	谎言.....	232
第五十九章	谜底.....	237
第六十章	闹剧.....	242
第六十一章	麻烦.....	246
第六十二章	再见.....	252
第六十三章	立场.....	257
第六十四章	时运.....	261
第六十五章	变故.....	265
第六十六章	和好.....	269
第六十七章	我在.....	273
第六十八章	秘密.....	278

第一章 尸首

人道，冥界有三宝，夕阳、冥城、三生石。

我在冥界待了三年，唯一所见就是那血红的夕阳，无孔不入地铺散在冤魂无数、死寂的冥河中，水天融为一色。视野之内暗沉的色泽基调阴森而诡异，叫我半点体会不出其所谓的宝贵珍稀。

茉茉说，我三年前就是从冥河的另一端漂过来的，被困在河中的冤魂剔成了一具光亮的骷髅，死透了，肋骨卡在河岸边的沙地上，姑且算是搁浅。她把我捡起来是准备当晾衣竿用的，没想到放在石台上晾了几天，我竟然没声没息地爬起来了，将她吓得不轻。

自那就是我如今现有的，记忆的开始。

我这种干巴巴的形容，空荡荡的颅腔内一点脑浆都无，前世的记忆显而易见是没有了。后来想想，寻常人进个冥府多半走正道，经由小鬼引路，过了奈何桥就是璀璨的明天。我走的却是水道，好好的身子在万魂冥河之中被啃成了嘎嘣脆的玩意儿，白惨惨的，自己看着都瘁人。

有如此遭遇，可见我前世过得并不好，也便全然没了追溯的必要。

正所谓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作为幽冥鬼界中的一员，我从石台上爬起来之后，自不能从投胎大军中脱离，匆匆忙忙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赶去跳那轮回台，打算积极乐观地去寻一寻我的明天。

可叹的是，未能得出一个好结果。押送着魂灵的鬼兵觉着我还有什么放不下，因此也就去不了往生。可我现在的模样，一把白骨，携带不了二两肉，到底是何处还留恋着前尘？

我百思不得其解，以至于第三次跳轮回台不成，略有失望地一把拎起身边一脸高深莫测、悲切劝诫着让我“莫要执着”的马面，嘎嘣嘎嘣地动着下颌，郁郁道：

“你们这个轮回台八成是有了问题。那红尘，我根本连它的枝叶都摸不着，哪里还有什么眷念，怎么就跳不下去了？”

这事闹得有点大，有好心的鬼兵匆匆跑一趟奈何桥帮我要了一碗孟婆汤，我接过来时，感激得连连道谢。要知道，我自个儿过奈何桥的时候，那孟婆瞧也不瞧我一眼，更不会分我一口汤了。

我捧着来之不易的汤水，咕咚咕咚地喝了，然后那汤水咕咚咕咚地洗刷着我的骨头，淌到地下去了。

鬼兵低头瞅着地面，思量许久，沉吟道，“你先去找点肉来，兴许能将孟婆汤好好装着便了行吧。”

马面捣蒜一般地点头：“正是正是……”

我失魂落魄地走了。

自此，我也不再寄希望于跳一跳轮回台后便能迎接一个稍带温度的人间肉体这等奢侈之事。

茉茉后来宽慰我，若我不能顺利地入轮回，万万年地要在这冥界待下去，她也是愿意养我的。

我很是动心，并厚起脸皮给她养着了。

茉茉是个温柔的女子，虽然表情有限，照顾人却很细致，更练得一身绝妙的灵术。

大多数的鬼魅，譬如我，都忌惮在冥河周遭徘徊，只因那河水之中聚集痴怨鬼魂，倘若一个不慎被拖进冥河，就没可能再爬上来了。但茉茉似乎从不忌惮，反倒若无其事地在冥河中洗衣打水、拭脸净手，丝毫不晓，其在岸边低眉舀水的优雅身姿，印在吾等的眼中，何其英勇剽悍。故人说，能有她罩着，决然是我的福分。

在冥界的三年，我亲眼见着因茉茉平日的庇护，无所依附的游魂们在冥河下游的小荒地中渐渐聚集，久而久之，便在这落地生根，建了个小村庄。

我乐得给茉茉当个小白脸，混在她身边有吃有住，偶尔再顺应她的爱好，陪她冥河边散散步，日子这般过下来，的确颇为闲适。只是散漫得狠了，显得无趣。

人大多如此，安逸的时候嫌自个儿太闲，空虚无聊得很，巴不得折腾出来些事做。待得真正摊上什么事的时候，却又开始打心眼里向往闲暇时的悠然自得。

三年闲暇地度下来，我甚至暗自以为往后的时间也会如此百无聊赖地过下去了。殊不知，平和其实是个极其易碎的东西，无心维持，便能在瞬间碎得尽然。

那日，茉茉按着惯例邀我一起在冥河边上走，她沿着河岸，我则小心地走在里侧。

我见气氛铺垫得不错，正告诉她隔壁那悬着半边脑袋的骷髅对她似乎有点意思，偏偏腼腆自卑，只得托我过来给她捎带个信，问问她乐不乐意。

茉茉听完这话，脚下突然就顿了。我心中缓缓一亮，以为有戏，没想到她抬手遥遥一指，干冷着无甚表情的脸道：“公子，你看那儿！”

她指的地方是冥河与夕阳的交织之处。

我没眼珠子，眼神不是很好，拿手骨挡着点阳光望去，终于在水天之间瞧见了一点黑点，却看不很真切。那黑点在水中沉沉浮浮的，一下子又没入冥河之中。

我以为那是什么成了精的恶鬼，吓了一跳，赶忙往河岸内退了几步。没想到茉茉在原处看了会儿，竟面色一沉，纵身跃进了冥河，百魂纷纷避让，愣是给她让开了一条道路。

我被这河中的百鬼啃过，知道它们的厉害，骨头都给它们磨匀称了，打死也不愿再走一次。远远见茉茉在水中畅通无阻，遂缩手缩脚地在河滩边坐下，等她回来。

不过一盏茶的工夫，茉茉便上了岸，回来时手中还抓着一根漆黑的骨头，只剩一小节，摊开在她白皙的手掌之中，格外扎眼。

我原本没什么兴致，见她那一副拼命的样子还是接过那枚骨头，开口问她这是什么。

茉茉拧了下袖上的水，道：“尸骨，却不是普通人的尸骨，应该是魔界的魔主级别的人物。就算只剩这么一节骨头，其上的煞气也是不容小视的。”言罢，意味深长地看着我，不再作声。

我被她瞧得莫名其妙，却也只能应景地接话道：“不是挺好的么，小水儿念着想喝排骨汤很久了，你此番不妨也圆了她一个梦去？”

本是一句调节气氛的戏言，茉茉的眼光却更是复杂莫辨起来了，我疑惑继而略感不适：“咦，你总瞧着我做什么？”

茉茉顺过我手中的漆黑尸骨，随手往河中一抛。

尸骨扑通一声就沉了下去，没影了。

我默了默。

她瞅着我的眼神莫名地认真起来，平和道：“公子，我三年内发现了好几具抛在冥河中的尸首，大多都是在上游就给啃光了，能流到下游来的只刚刚一具，

而你，却好好地到了岸。”

我心中咯噔一下，幸得脸面之上一片皮肉都无，流露不出什么感情，才能拿着尚且平稳的语调，半不正经地回道：“我认为，现在并不是强调我骨头硬度的时候。”

“你知道为什么会有尸首被丢弃在冥河之中吗？”茉茉眼中难得没有无神似的空灵，神色诡异地认真盯着我看。

我也好奇，给百鬼啃了的这种死法，委实残忍了些，遂接话：“为什么？”

茉茉手搭上我的手骨，仍是一个不动声色，限制的姿势。

“魔界与仙界之人不能下地狱，自然也不能入轮回，来到冥界之后才会被抛弃在冥河之中。仙者只余仙元，魔者才余骨肉。公子，你来冥界到底是要做什么？”

我给她问得发愣了，一时不知道该回答什么。

她的意思，莫非我是一个死后不甘心灰飞烟灭，非得挤进冥界的魔界大魔头？

茉茉见我久久不语，拉着我的手动了动，还是轻声问：“你要不要随我去一趟冥府问问清楚？”

我其实心中也有了点谱，就问：“若我真是魔界之人，你们打算将我如何？”

“冥河无法吞噬的躯体，就只能在冥府的巨碾下面碾碎了。你本是已死之人，何不早些超度了？”茉茉说这话的时候无比平淡，甚至还有些许的温柔，我心中颤了颤，没想到她还能有这样的一面，可谓是长见识了。

我勉强笑一声，光听声音尴尬得就跟清嗓子没甚两样：“现在就要去么？”

茉茉道：“我回屋拿了冥府的门令就去，你在这儿等我。”

我若是有表情，此刻面部肯定扭曲了一下，冲她点了点头，沉静道：“嗯，我等你。”

维持安宁守望的姿态，待她一转身走远，我悠悠然，起身就往相反的方向跑了。

真不晓得茉茉是真傻还是太看得起我，这不是明摆着给人跑路的机会么？

一路不知道跑了多远，喘得我险些背过气去，实在没法，便叉着腰撑在一棵歪脖子树下拼命地顺气，打死我也跑不动了。

且不论我是否真的是大魔头一枚，光是那给生生碾碎的下场就足够人回味无穷了。再加上我又时常怀疑，自己死后遭受这种下场，可能上辈子不是个好东西，总觉着要不跑，我就真要被碾成一捧灰了。

总归是赌不起那个“万一”。

顺了顺气之后，我往后退一步，瘫软地准备坐下来，不知道肩上被什么东西

晃晃悠悠地触了触，我以为是茉茉追上来，猛然回头，却是对上一双黑色趾甲的秀气小脚。

我一怔，抬头再往上看，见着的是一张憋得紫红的脸，面无表情扭曲地垂着，瞪着一双渗着血丝的大眼睛死死地盯着我。

我怔怔地看着她半晌，松了口气，在她旁边坐定。

不是茉茉就好。我在冥界也没少见模样可怖的鬼魅，然而这种等级的，我基本可以心跳都能不带突一下地与之对视。大家都是同一种物事，萍水相逢的，也是缘吧。

我拔了两堆歪脖子树下的灌草捏在手心以作警惕，茉茉要是出现，我还能稍微挡挡。想起来时，便头也没回地随口问那女鬼：“你知不知道这儿有什么好去处可以藏身的？”

本也没指望能得到什么回应，但那歪脖女鬼似乎晃了晃，静了半刻才恳切道：“冥河中段有个石窟，好些恶鬼都藏在那儿，你要是犯了事，去那儿最好了。”

她说话的时候，总是滴口水下来，我禁不住往旁边挪了挪。又思忖她实在是个好鬼，叫我这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愣是绝处逢了生。我先感激地同她道了个谢，而后小声道：“你要不要我把你抱下来，这么晃着也挺难受的吧？”

她喉中嘶哑地发出一声急切的破音，好不容易顺过来之后才忙道：“不行啊，这是刑，我要挂满一百年才能下来的。”

我抽了一口凉气，挂一百年，脖子岂不是都要被挂断了？便问：“什么刑，具体怎么说的？”

“前世的事也记不清了，判官罚我要挂在这歪脖子树一百年，不然就没办法投胎了，会被丢去地狱的。”

女鬼的语气有点害怕，像是怕一不小心被自己晃下来，还瑟瑟地抓紧了卡进脖子上的绳子。

想来她觉悟很高，勇于承担过去自己记都不记得的错误，很有担当。

我翻过身，拿手比画了一下那棵足可容两人合抱的歪脖子树，粗是粗了些，但也不算困难。一抬头，道：“你将那绳子抱紧了。”

女鬼一愣：“啊？”

我摸了摸自个儿的手骨，试着挥了两下之后，一手刀猛然砸在歪脖子树上，自己先闷哼了一下，然后才是歪脖子树的枝叶一阵晃。

吱呀一声，歪脖子树从树干处断裂，其他的枝丫撑地，女鬼的脚刚好差一点

及地，在空中晃了晃。

我搬了块石头过去给她踮脚，嘱咐道：“垫着点儿，假如有人来了你就踢掉，上吊这种事你总在行么？”

女鬼泪哗哗地点了点头，和着紫青的脸和血红的眼，真的是颇为可怖，视觉冲击的等级委实是噌噌地上去了。

我对她宽慰地一笑，没敢多看，气宇轩昂地走了。走到她看不见的地方，我捧着手，泪就下来了。我去，真的很疼啊。

我所不知道的是，正因那歪脖女鬼，事后茱茱循迹找过来，她随便指了个背离的方向，才容我这身体不佳的老骷髅顺利地找到了石窟，保住了一条小命。

第二章 见血

平安走至石窟，我攀着一边嶙峋的怪石往里打量，才觉里头光线极暗，什么都瞧不清。

迎面拂来冷飕飕的风，搅带起一股洞内浑浊的尸臭，石窟底部淌出来的水中漂浮着一层似是油脂的物什，偏黄。嗯，尸水，证明我并没有找错地方。

我正大光明地迈步往里走。

幽绿的青苔附着在岩洞口尚得见阳光之处，踏上去便可印出一个湿漉漉的脚印，与外遭不同的是，这青苔上裹着一层墨绿的液体，散发出一股恶臭。

我起初还抱怨里面什么都看不清，后来又想通了，幸好石窟里黑黢黢的，不然日日瞧着这些糜烂腐蚀的面容在眼前晃悠，我还真不如给碾碎了的好。我自己当然也疼人，但是我看不到，这就没关系了。对于这等恶鬼所聚集的石窟，我由于起初并不了解，方进来时其实还是有点忐忑的，然而越是往里走，却越是安心，暗自叹一声，冥界鬼魅的相处之道还真是奇妙。

在冥界徘徊游荡的鬼魅概分成两类，一类如我这般，跳不下轮回台之流；一类便是前世积了大怨，修阴冥的鬼修，惯称阴尸。我进来的时候，瞅见石窟内的溶洞缝隙之间，横七竖八地显露出的几具暗红色血煞的尸棺，那里面躺着的应该就是阴尸了。只是如今血煞尸棺的棺盖都是闭合着的，封棺的钉子亦牢牢地钉死了，可见阴尸们暂时没有出来的意欲。

尸棺里头偶尔清晰地传出些咀嚼的声音，那分明是生生撕咬骨头的声音，清脆得叫人头皮发麻，一旁待着的恶鬼们却淡然得很。直到暗红发黑的鲜血从尸棺的缝隙中溢出来，那咀嚼的声响才会消停下去。

阴尸鬼修好噬游魂，这也就是为何某某所在的地界会有大批的游魂停滞。某某见着阴尸，第一反应就是去斩了。

至于这石窟中的鬼魅与阴尸，大抵就成了供奉与被供奉的关系，只要保证粮

食充足，阴尸大多都不会挑食。

我进窟之后给蹲在石窟洞口处几尊看上去很大牌的恶鬼老老实实在地打了几个招呼，躲开阴尸密集的几处尸棺，就蹲在一个小洞里面不作声了，心中默然盘算着如何将茉茉的事理清，然后处理了，毕竟我不能总这么逃下去。

直到晚点外面进来一大批的恶鬼，其中一个看见我就开始哼哼：“这哪儿来的玩意儿，敢占老子的地盘？！”

我心说这么小一点的洞，我还以为是给耗子住的呢，原来还是个有主儿的？但念在初来乍到，还是和气为上，遂起了身准备往石窟更里面去看。

哪想那厮不知是在外面受了气还是怎么的，抬起一双蘸着黏稠尸水的脚拦在我面前，声调也变了些，不知算是沙哑还是尖锐，叫人听着忍不住皱眉：“新来的？”

我不想碰他的脚，就应了声：“一个时辰之前来的。”

他同旁边几个站在石窟边缘的恶鬼对视一眼，继而道：“身上有忘忧草吗？”

恶鬼因为背负了许多冤孽，临近冥河就会听到无数凄厉的哀嚎声，他们也是人变的，自然受不住，唯一的法子就是隔段时间吃下株忘忧草，像是自陷幻境的自我麻痹，一段时间也就听不到那充满怨念的哀嚎了。冥界阴兵驱赶从人界来的鬼魂的路上，是唯一长满了忘忧草的地界。这是为了避免新接渡来的鬼魂中有恶鬼，怕他们承受不住失控才种植的。

这些逃散在石窟中的恶鬼除了外出为阴尸们找“食”，就是为了弄些忘忧草，迫不得已每隔一阵出去涉险一趟。

我听他们这么说，心领神会，乖乖地展了双臂，整个骨架都一目了然，别说忘忧草，就连一点肉丝儿都没有。

几个恶鬼看我“干净”成这样，脸色就变了，啐了一声：“碰上个穷鬼，晦气，给老子滚远一点。”

他们这样不和谐的态度，弄得我很想活动活动筋骨。可又觉得，拳头一出，尸水一花的，溅到我身上，就算我打赢了也会被恶心得不行，也就作罢。

游魂村庄中的那些鬼魅，虽然也有长坏了的，但至少人家爱干净，不会将自己弄得一身尸水滴滴答答。

石窟边上的洞穴给人占着了不能走，只能走下面。下面的地面都积着水，从岩洞处往下看，其实就是浮着暗黄黏稠的一片，呃，尸水。

我顿时想念茉茉了，大不了给碾一遭，说不定晾几天后我又能爬起来呢。

正在迟疑不决，不想往里走，黑黢黢的洞穴里突然伸出来只修长有力的手，一把握在了我的肋骨上。

我一傻，愣在了原地。

里头是个男子的声音，款款道：“姑娘的骨头，好生别致。”

那声音听得我脑中一嗡，顿时有种如听仙乐耳暂明之感，茫茫渺渺，很是悦人。好一阵才反应过来，他的手还抓在我的肋骨处，像是试试手感一般，还摸了摸。

肋骨在哪儿，不消我说。我纵然是具光溜的白骨，时时给茉茉喊着公子，但还是明晓我女儿身的身份，所以说他摸的这个地方委实不大合衬。尤其他还清清楚楚、字正腔圆地唤了我一声“姑娘”。

我干笑两声，拍开他的手，好说话道：“这位公子颇有眼光，只是我这骨头最近有点松，经不得多少力道，你看看就成了。”

对待美人，哪怕只是声音好听的，我总都有份别样的宽容。茉茉说，这便是花花公子体质。当然，关键还是我这方已然点滴油水都无了，摸哪里都是一回事，我也就是走个形式上的娇羞，想他也不会丧心病狂到对一具骷髅心猿意马。

洞窟中的男子一听，竟是轻轻笑了，那声音只这般听着就叫人心间一酥，仿佛霎时云消雨霁，明朗和泽。但也仅仅一瞬，待我终于反应过来他说了什么时，我心下缓缓一抽，下意识慌忙地后退一步。

他道：“洛儿，你不记得我了么？”

语调清淡却渗着一丝丝幽怨，便似是秋后的绵绵细雨，本是无情，却叫你分明听出一份细致的情愫来。

没有记忆的时候，碰上以前的熟人，绝对是件很要命的事。

我这一惊慌，一步没站稳，脚下一滑，在岩壁上滚了几遭，扑通一声就栽进了地面的积水之中。我忍着恶心没去想这些水是什么东西，四周倒是瞬间响起了起哄的笑声。

听那嘲笑之意分外直白，我霎时也明白过来——给人戏弄了。

我爬起身，尴尬地附和着众鬼呵呵干笑了两声，暗自腹诽地抬头往方才跌下来的洞穴看去。入目处皆漆黑蒙眬，除却近旁的几个模糊的黑影，其他物事都湮灭在消散不开的黑雾之中。若不是刚刚被他摆了一道，我根本不知道这洞穴里面还有个人。

我想了想，抹一把脸上的水，在透骨凉的水里待了一会儿，默默地抬腿往石窟内走去。

唉，跟他硬扛我也没什么把握，他这番形容，可能就是在蛊惑人心中颇有建树的艳鬼，我摆不平的。

我一边直叹息今个儿犯了太岁，没遇着一件好事，一边蔫蔫地往里走。不想洞穴边上突然跳下来一具跟我有点像的漆黑骨头，因着四周暗淡的光线，我开始没能看见他，只听见一声水响之后，脑袋一震和他撞了个正着。他嶙峋扭曲的

肋骨大刺刺地戳进我的眼眶里，让我傻眼了半晌。

呆呆地卡着一阵，我将自己的眼眶从他的肋骨中拔了出来：“这石窟逼仄得很，兄台下回这么大动静，能否也稍稍给人提个醒？”

我说这句，语气是不带一点冲的。可那黑骷髅却似乎觉得我冒犯了他，冷艳高贵，一声招呼没打，扬手就将我往旁边一推。

我脚下踏着青苔，禁不住他这力道，一滑，跌坐在尸水滩中。那水滩底湿滑得很，没法减缓冲击力，直叫我撞了两下岩壁，愣是被送出去了一丈多远，才在横在洞口的方向停下。

我昏昏沉沉的，还没来得及从尸水中爬起来，那雄伟的骷髅兄大模大样一步步地就朝我走来。踩踏间沉积的尸水卷起一阵阵恶臭，直熏得人七荤八素。

我当时虽然是一动不动，任由他一手捏着我的颈骨，将我提起来，尚且平静地说：“我一没招你，二没惹你，你如此容不得我是为何？”

实则，我有点恼火了。

他从鼻子里发出一声哼，也不说清是个什么意思，掌风刚劲朝我袭来，利落而干脆。

他一手提溜着我，一手挥着手刀准头颇好地对着我脖颈砍来的架势，意欲十分明显，是打算将我的头给卸了，至少收去我半条小命。

然而，等那一记气势汹汹的手刀半点不含糊地落在我的脖颈处，嘎嘣的一声脆响后，我侧目所见，骷髅兄的手骨毫无意外地骨裂了半截，卡在我的肩胛骨处，叫我忍不住地喷了一声，略有失望。

骷髅兄很不爷们儿地发出一声尖厉的痛呼声，挣扎时便要松了扼住着我脖子的左手。

不知是惊慌还是为何，他原是要后退的样子，却因脚下打滑的一个踉跄，很是狼狈地栽倒在了水里，溅起积水一阵。

我因为肩上正卡着他的半个残缺的手臂，他这么一摔，自然也被迫拉倒，再度入了一回水。

黑骷髅兄见我扑在他身边，显得很是不平静，惊恐地尖叫着不说，趴到水中还一直在挣扎，试图将卡在我肩上的手夺回去。我在水中无言以对地待着，经由那四下扬起的水花溅到我的脸上，透过我空荡荡的眼窟窿，再洗涤了一番我的内腑，怒气值将要爆表。

等着他挣扎得累了之后，我应其所愿，将他的手自肩胛骨上卸下来，握在手中。黑骷髅兄已经连哼哼的力道都没有了，却仍奋勇施展着最后一丝力道，想要缩回自己的手。